

臺南地區民間無祀孤魂轉化為神明的考察

戴文鋒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經歷】

國立日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客座研究員
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教授兼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臺南
學研究中心主任

【現任】

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教授兼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臺南
學研究中心主任

【著作】

- 2001 戴文鋒《府城媽祖行腳》(共 40 頁)，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出版。
- 2002 戴文鋒《第二屆府城媽祖行腳》(共 120 頁)，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出版。
戴文鋒《萬年傳香火、世代沐法華——萬華寺廟》(共 88 頁)，萬華社區大學出版。
- 2003 戴文鋒《二〇〇三府城媽祖行腳》(共 40 頁)，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出版。
- 2004 戴文鋒《甲申年府城媽祖行腳》(共 40 頁)，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出版。
戴文鋒《萬華觀光案內》(共 84 頁)，臺北市萬華社區大學出版。
- 2008 戴文鋒《走過·歷史·記憶——鏡頭下的永康》(共 192 頁，獲

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98 年度文獻書刊類第一名獎勵金得獎書刊)，臺南縣永康市公所出版。

- 2009 戴文鋒《萬年縣治所考辨》(共 128 頁)，臺南縣政府出版。
- 2010 戴文鋒《東山鄉志》(共 1,024 頁)，臺南縣東山鄉公所出版。
戴文鋒《永康的歷史遺跡與民間信仰文化》(共 280 頁)，臺南縣永康市公所出版。
戴文鋒《在地的瑰寶——永康的民俗祭儀與文化資產》(共 352 頁)，臺南縣永康市公所出版。
- 2014 戴文鋒《重修屏東縣志·民間信仰》(共 300 頁)，屏東縣政府出版。
- 2015 戴文鋒《山谷長歌——噍吧哞事件在地繪影與歷史圖像》(共 232 頁)，臺南市政府出版。
- 2016 戴文鋒《戴文鋒臺灣史名家研究論集》(共 372 頁)，臺北市蘭出版社。

【授課大綱】

- 一、前言
- 二、大眾爺轉化為鎮海元帥
- 三、大眾爺轉化為騰風元帥
- 四、神格化的遊海元帥與游水將軍
- 五、騰風元帥轉名為鎮山元帥
- 六、結論

【參考書目】

王志宇

- 2003 〈臺灣的無祀孤魂新論——以竹山地區的祠廟為中心的探討〉，《逢甲人文社會學報》6 期。

石萬壽

- 1981 〈臺南市宗教志〉，《臺灣文獻》32：04。
1981 〈臺南市寺廟的建置——臺南市寺廟研究之一〉，《臺南文化》

新 11 期。

呂理政

1994 〈鬼的信仰及其相關儀式〉，《民俗曲藝》90 期。

戴文鋒

1996 〈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46：04。

2005 〈臺灣媽祖「抱接砲彈」神蹟傳說試探〉，《南大學報》39：02。

李豐楙、賴政育、葉亭好

2000 《鬼府神宮——基隆市陰廟調查》，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李亦園

2004 《宗教與神話論集》，臺北縣：立緒文化。

李茂德

2007 《小北鎮山城隍廟廟誌暨沿革》，臺南市：小北鎮山城隍廟管委會。

林衡道

1974 《臺灣寺廟大全》，臺北市：青文出版社。

林富士

1995 《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臺北縣：縣立文化中心。

林澤田

1996 《琉球鄉志》，屏東縣：琉球鄉公所。

漢學研究中心編

1994 《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

2003 〈臺灣的無祀孤魂新論——以竹山地區的祠廟為中心的探討〉，《逢甲人文社會學報》6 期。

1994 〈鬼的信仰及其相關儀式〉，《民俗曲藝》90 期。

臺南地區民間無祀孤魂轉化為神明的考察

戴文鋒

摘要

在臺南地區民間信仰中「無祀厲鬼」，特別是在沿海區域，有許多所謂的「元帥廟」或「將軍廟」，除了供奉一般無源可考的元帥或將軍之外，其餘供奉主神之命名，大多與山、海、水、風等自然景觀或自然現象有關。與山有關者，如鎮山元帥、鎮山城隍；與海有關者，如鎮海元帥、鎮海將軍、遊海元帥、鎮海城隍；與水有關者，如游水將軍、清水將軍；與風有關者，如騰風元帥。

一般民間所稱的「有應公」、「萬善爺」、「大眾爺」，這些無主孤魂信仰在臺南沿海區域，有些早已被當地居民與信眾予以神格化，由厲鬼轉變成神明。即因係由厲鬼變成神明，所以神格也不能太高，而將之稱為「元帥」、稱為「將軍」，而不稱為「千歲（王爺）」。至於「大眾爺」成「神」之後何以被民間稱為「鎮海」元帥、「騰風」元帥或「鎮山」元帥，應與信眾對「無祀厲鬼」升格為「元帥」、「將軍」等神祇後，「騰風」元帥能夠馭風而行、風平浪靜；「鎮海」元帥（將軍）能夠鎮服海濤、海不揚波的神職（神能）訴求有關。

無祀孤魂神格化最重要表徵是神像（金身）的出現，隨著無祀孤魂轉化為神明之後，所衍化而成的另一項信仰現象就是分靈或分香廟宇的產生，分靈、分香廟宇會隨著信眾移居落腳至新地點，並於每年特定期間回母廟謁祖或進香，朝向香火化，經歷了神格化與神像化的蛻變，「無祀祠」已脫離「厲祠」陰廟形象，轉而變成地方之庄廟、角頭廟，甚至是諸多分香、分靈子廟的祖廟。

關鍵詞：無祀鬼魂、大眾爺、鎮海元帥、騰風元帥

Apotheosis of Neglected Spirits in Tainan

Wen-feng Tai

Abstract

The apotheosis of neglected and malevolent ghosts is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folk religion of the Tainan area, especially along the coast. Numerous places of worship known as “Marshal Temple” and “General Temple” can be found there. In addition to the worship of various marshals and generals of unknown provenance, the main object of veneration is a deity named after some natural phenomena, such as mountains, sea, water, or wind. Deities related to mountains include Marshal Zhenshan and City God Zhenshan; those related to the sea include Marshal Zhenhai, General Zhenhai, Marshal Youhai, and City God Zhenhai; those connected with water include General Youshui and General Qingshui; and those connected with wind include Marshal Tengfeng.

Deities now known as *Yu-ying-kung* (有應公), the lonely ghosts that ask and you shall receive), Lord Wanshan, and Lord Dazhong used to be neglected ghosts but were transformed into deities by folk religion practitioners living along the Tainan coast. These deities were promoted from malicious ghosts of relatively low status; thus, they do not occupy very high positions in the local folk religion pantheon, and are given titles such as “marshal” or “general” rather than “his royal highness.” After being upgraded to the status of deity, Lord Dazhong began to be called Marshal Zhenhai, Marshal Tengfeng, or Marshal Zhenshan. Once a malicious ghost is promoted to the status of marshal or general, he gains the ability to control a particular natural phenomenon. For example, Marshal Tengfeng has the ability to pacify the wind and waves, and Marshal (General) Zhenhai has the ability to calm the ocean.

The appearance of an *kimsin* (金身, the statue of de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the apotheosis of a neglected ghost. Following apotheosis, a deity may undergo a process of multiplication whereby his duplicates take up residence in a number of branch temples. This process is related to the emigration of the deity’s followers, and at a set time every year the duplicates return to the mother temple to call on the ancestor deity and make offerings. Once the apotheosis is complete, the

deity's former shrine loses its function as a place for commemorating abandoned ghosts and is transformed into a local *zhuang miao* (庄廟), a *jiaotou miao* (角頭廟), or even a mother temple in its own right.

Keywords: neglected soul; Lord Dazhong; Marshal Zhenhai; Marshal Tengfeng

一、前言

梶原通好在《臺灣農民生活考》一書中指出，王爺、大眾爺、有應公、水流公、金斗公、萬善公等都屬於雜教，不屬於儒、釋、道教之任何一個系統。有應公、萬善公是屬於「無祀鬼魂」，大眾爺是鬼魂的將領，而王爺則是所有鬼魂中最令人畏懼的厲鬼¹。而研究民間信仰的前輩學者仇德哉把王爺、元帥爺、將軍、義民爺、大眾爺、有應公、百姓公等都歸類為無祀厲鬼的信仰，並指出：「臺灣寺廟有奉祀元帥者，稱元帥爺，除有堂號有姓名之岳元帥岳飛，田都元帥雷海清、中壇元帥哪吒、謝安元帥、張巡元帥、許遠元帥已各別敘外，尚有謝、伍、徐、溫、余、楊、董、趙、龍、康、金……各姓元帥，以及楊五賽元帥、徐才元帥、鎮海五元帥。其源無所考，屬無祀範疇。²」可見「無祀鬼魂」或「無祀厲鬼」信仰在臺灣通俗信仰裡具有其龐雜性與普遍性。其中，鎮海五元帥列為「無祀厲鬼」信仰，雖符合常理，但筆者認為卻不能與一般大眾爺、有應公、百姓公等無祀厲鬼相提並論，因為透過臺南地區的考察，鎮海五元帥等類的「無祀厲鬼」信仰，在臺灣民間信仰中已經逐漸被信眾加以升格化、神格化，形成「王爺」信仰、「無祀厲鬼」信仰之外的另類「元帥」信仰與另類「將軍」信仰。

許獻平曾調查臺南縣沿海的北門區六鄉鎮（北門、將軍、七股、學甲、佳里、西港）的「有應公廟」，一共計有 285 座，這些無祀孤魂中被稱為「元帥」者有 61 座，被稱為「將軍」者有 43 座，兩者加起來佔總數的 36.5%³。這些所謂的「元帥廟」或「將軍廟」，除了供奉一般無源可考的元帥或將軍之外，其餘供奉主神之命名大多與海、水、山、風等自然景觀或自然現象有關。

臺南地區最為著名、規模最大的無祀祠為「四草大眾廟」，但其主祀神鎮海大元帥卻被廟方附會成平定朱一貴事件有功的歷史人物，即廟方所言「吞金投海自盡」的陳西，本文先以文獻加以比對，藉以發現文獻記載的陳西與廟方所傳的陳西之異同。其次，四草大眾廟的「大眾爺」由「厲鬼」轉化成「鎮海元帥」之後，隨著信仰日盛而有分身需求，遂逐漸發展成所謂「鎮海五元帥」系統，即共雕塑五尊金身，五尊金身以兄弟相稱，分別稱鎮海大元帥、鎮海二元帥、鎮海三元帥、鎮海四元帥、鎮海五元帥，這五位鎮海元帥的信仰圈分佈情況如何？地緣

¹ 梶原通好《臺灣農民生活考》（臺北市：緒方武歲發行，1941年），頁152。

² 仇德哉《臺灣之寺廟與神明（四）》（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3年），頁376。即仇氏將岳飛列為「武廟之聖哲」，謝安、張巡、許遠、田都等元帥列為「歷代英烈」，將中壇元帥列為「通俗信仰」。

³ 許獻平〈臺南縣北門區有應公信仰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年），頁168。

關係如何？這是本文第二個企圖釐清的問題。

在臺灣民間信仰中十分罕見的「騰風元帥」，其信仰大本營是在七股鄉，包括後港村「唐安宮」，以及「唐安宮」的分祀廟「永安宮」與「龍安宮」，然而「騰風元帥」到底是何來歷？是否如江家錦調查所言，是「清朝為鄉里平匪而犧牲生命的義勇之士」？「騰風元帥」與「鎮海五元帥」系統關係如何？為了考辯此一論題，本文以稍長的篇幅來論辯其間的關係。

鹽埕區「鎮海府」，於日治時期只不過是一間祀奉「無祀厲鬼」一類的「萬應公祠」，至民國 72 年，才由小祠改建成頗具規模的廟宇，並改「萬應公祠」之名為「鎮海府」，主祀也由「萬應公」轉化為「遊海元帥」。而臺灣民間信仰裡一般認為，「無祀厲鬼」必須得到最高神祇玉皇上帝的玉旨敕封方可成為正神，「鎮海府」「遊海元帥」金身的雕塑過程，正可印證此一民間信仰概念已普遍被信眾認知。

二、大眾爺轉化為鎮海元帥

四草大眾廟是臺灣民間少數無祀廟祠中規模較大的一座，十分顯眼。依筆者之統計，見諸於清代文獻所錄的 114 座臺灣無祀祠中，以「萬善」為名者最多，計 73 座；其次是「大眾」，計 19 座；再次是直稱「厲壇」者，計 13 座，三者分別佔總數 64%、16.7%、11.4%⁴。大眾廟既是清朝臺灣民間無祀廟祠常用之廟名，同時也是現今臺灣民間無祀廟祠中常見之廟祠名稱。

如同「萬善爺」是「萬善廟」所奉之無祀孤魂一樣，「大眾爺」也是「大眾廟」所奉之無祀孤魂。然而四草大眾廟所奉之無祀孤魂，除了傳統常用的「大眾爺」稱呼外，也稱為「鎮海（大）將軍」或「鎮海（大）元帥」。不同於一般無祀孤魂的「大眾爺」、「萬善爺」之稱呼，「（大）將軍」、「（大）元帥」之稱謂已經將「厲鬼」加以將領化。

至於四草大眾廟的「大眾爺」來源，石萬壽認為是因四草地區靈骨遊魂甚多，居民為防範遊魂作祟，乃迎安平萬善堂大眾爺，分香來此建廟鎮壓⁵。換言之，四草大眾廟的「大眾爺」是分香自安平萬善堂。而根據四草當地居民的說法，四草大眾廟雖然確有安平大眾廟移來的一尊「鎮海二元帥」神像，但那是在日治時期安平廟破敗之後才移過來的⁶。依四草大眾廟〈四草北汕尾島開基大眾廟沿革

⁴ 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46：04，1996年），頁64。

⁵ 石萬壽〈臺南市宗教志〉（《臺灣文獻》32：04，1981年），頁25。

⁶ 林富士《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臺北縣：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68。

誌) (圖 1) 說法，大眾廟建立於康熙 39 年 (1700 年)，由臺廈道王之麟奉命建造，主祀島上明鄭陣亡孤魂。然而稽核史書，王之麟於康熙 38 年任臺廈道，康熙 39 年王之麟建「明倫堂」於府城文廟左，但王之麟奉命建造大眾廟一事，卻未見有任何文獻記載⁷。

而主祀神鎮海大元帥其來源，〈四草大眾廟鎮海大元帥沿革〉(圖 1) 載：「本廟主祀神，鎮海大元帥，姓陳名西 (諧音友)，臺灣人。生長海濱，熟悉水務。康熙六十年朱一貴倡亂陷臺，駐廈門水師提督施世驃統舟師五百餘艘，征臺時令先駕小舟鹿耳門插標為嚮道。臺平後功授把總；累陞至金門鎮標遊擊。⁸」廟方並說：「世代流傳陳西秉性剛直，勇力過人，勤奮自勵，人稱牛車友，牽牛板車搬運為業，營生海濱，受僱運貨，際遇大清官船來臺臨岸，船隻擱淺，眾卒下海力推不遂，群眾簇擁觀望，陳西自告奮勇，挺身而出，單人推船出海，官員讚謂臺灣奇人，稟奏皇上封官於朝，累陞至提督，鎮守臺南，乾隆皇帝得知，其在臺忠君愛國，軍紀森嚴，威震兇暴，護國安民，功勳顯赫，下詔回朝欲加封官，時流傳言，陳西軍令峻嚴，處斬者眾，招致奸官讒佞傾軋，於回朝海中，縈懷鬱結，吞金投海自盡，遺體挺立海上，漂至北汕尾島 (現址四草大眾廟) 前大海，時颶風驟作，船出入受阻，當地居民相顧失色，訴隨官兵僉求祈願，稟陳皇上入廟奉祀，庶陳西遺體遂願而倒，皇上獲悉，於乎慰以忠肝義膽，正氣磅礴，明詔重建大眾廟，謚封陳西為鎮海大元帥。(同前註)」又說陳西後來改名陳林每，並引莊松林〈趕牛車提督——陳林每〉一文言：「他因管教士兵甚嚴，反而增加兵丁怨恨……。牛車西仔，姓陳名西，從伍後改名林每。(同前註)」

然查陳林每其人，乾隆 17 年 (1752 年)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載：「陳林每，字芳遠，康熙六十年復臺功授把總，累陞總兵，署惠州提督，現任本鎮掛印總兵官。⁹」嘉慶 12 年 (1807 年)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載：「陳林每，邑人也，少貧，未嘗識字，為人駕牛以自給；牛止處輒取筐畫沙，作判押狀。或笑詰之，曰：吾他日為官，當解簽署耳。郡城多曠地，林每每過輒慷慨規度，計可作大宅處。一日遇悍卒，以橫逆加，怒與鬥；已而感憤去，應募入莆田伍籍，以平朱一貴功授把總，屢超擢，卒為臺灣總兵官。既蒞事，約束營伍，紀律甚嚴。守令入謁，必告以此土利弊。且曰：吾子姪犯法必痛懲，毋以我故示寬假也。……」

⁷ 〈四草北汕尾島開基大眾廟沿革誌〉書刻於龍邊牆壁。又康熙 51 年 (1712 年)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以下略稱臺銀本，1960 年)，卷二〈規制志〉，頁 34 載：「府學：在寧南坊 (仍鄭氏基築)。康熙二十三年，臺廈道周昌、知府蔣毓英修，改額曰「先師廟」；懸御書「萬世師表」龍扁於殿中，廟貌煥然。後為啟聖祠、并為教官廨舍。三十九年十二月，臺廈道王之麟始建明倫堂於廟左焉。」

⁸ 〈四草大眾廟鎮海大元帥沿革〉(未書撰文年代) 書刻於龍邊牆壁。

⁹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市：臺銀本，1962 年)，卷十〈選舉志〉，頁 368。

擢署惠州提督，卒於官。¹⁰」首先，文獻只記載陳林每治軍嚴厲，死於提督任內。但廟方卻強調其受盡毀謗、讒言而吞金投海自盡，且不同於一般漂屍，其屍體一直「站立」於海面上而漂流至四草大眾廟前，直到官民祈求為其入廟奉祀，陳西遺體才遂願而倒。廟方這一說詞，不僅是為大眾爺原是「眾多無名」漂屍，合理化歷史可考的「一位代表性」的「大將」，即一位治軍嚴厲而投海自盡的猛將；而「大將」佇立港口海面上之漂屍傳奇，更直接暗示了「大將」是因帝感其忠，遂被冊封為「鎮海元帥」的「忠義成神」傳說，而「忠義成神」正是華人民間信仰的主要特色之一，歷史上許多「忠臣名將」都已在民間信仰裡轉化成神。

其實，早期四草大眾廟廟方曾書刻沿革說，陳西就是擔任鄭成功右先鋒營副將，其曾殲滅荷兵三百於北汕尾島，後受讒言，投海自盡，屍體漂流至今大眾廟前的灘地，為人發現，清政府因其忠烈，遂封為「鎮海大元帥」。後來發現殲滅荷兵者實非「陳西」，而是陳澤，而右先鋒營副將「陳西」也未見文獻記載，但「陳友」確有其人，乃改說陳西即陳友，是朱一貴事件時駕小舟鹿耳門插標為嚮導者。黃典權就曾觀察四草大眾廟的性質而指出：「民國 61 年，余應四草里里長之邀，赴該地查勘叢塚史案。及至，見篷廠搭野，陳骸凡數十具。里民沿古老傳聞，謂係前代戰歿之遺，甚且雜有外籍之人骨。……察視其中若干腿骨，有痕若斷，一若生前遭擊，傷重以喪者，又察部分殘骸，蠣殼黏附，則出自海涘，徵象甚明。……明永曆 15 年延平王鄭成功復臺之役，宣毅鎮陳澤率虎衛將陳廣等，鷹揚虎奮，嘗殲荷兵三百於此地。……故明清兩代戰役，偶或遺骨於是處海中者，難其必無。……故叢葬之墳，所謂眾客、萬善者，乃數數見焉。余據文考獻，乃為『海靈佳城』四字以安之。」¹¹（圖 2）」黃典權文中「海靈佳城」四字，正是對於四草大眾廟屬於無祀祠性格的一個重要註解。

四草大眾廟後方有一大墳塚，廟旁有一座「忠聖堂」，供奉著「萬人忠聖祿位」（圖 3），堂後方亦有墳塚，附近所見尚有嘉慶 6 年（1801 年）「眾客墓」碑、嘉慶 10 年（1805 年）「萬善同歸」碑、昭和元年（1926 年）「眾客男女萬善同居」碑。所以四草大眾廟之源起實為祭拜無祀厲鬼的無祀祠，至於陳西將軍是四草大眾廟「鎮海大元帥」的說法，依筆者推測，實是晚近時廟方為了把「大眾」無祀孤魂信仰加以將軍化、將領化的一種「歷史」添加，其目的無非是要讓「鎮海大元帥」能在歷史上找到確有其人的「正當性」，而強化其（忠義）成神之說服力。當然「鎮海大元帥」之銜，也非清政府官方所追封。林富士也認為，大眾廟的規制與「大眾壇」其實非常類似，應是以收埋枯骨殘骸、奉祀孤魂厲鬼為主的廟宇，

¹⁰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臺北市：臺銀本，1962 年），卷四〈軍志〉，頁 306。

¹¹ 「海靈佳城」碑，立於四草大眾廟後方。

而四草大眾爺的名稱，應是取義於「眾客男女」或所謂「男、女歸命」¹²。

一直到 1963 年謝石城、陳清誥合編《臺南縣市寺廟大觀》仍載：「四草鎮海廟（大眾廟），創始於嘉慶 6 年（1801 年），主祀大眾爺。昔時四面臨海，廟址在一海濱浮嶼，是時住民稀少，道光壬辰（1832）年，官人吳垂勳署立木聯對一幅，現掛於神龕前。……民國 15 年，……發起大修建。¹³」所言民國 15 年發起大修建，即昭和元年（1926 年）之大修建，現今四草大眾廟內之左、右小港間，仍供奉著昭和元年「男歸服祿位」（圖 4）、「女歸服祿位」（圖 5），即為大修建時之遺留。可知 1960 年代，四草大眾廟主祀神仍然稱為大眾爺，陳西、陳友、牛車西等說法也完全未曾出現。後來廟方所書刻沿革誌所言，大眾廟主祀鎮海大元帥，姓陳名西，其建立年代為康熙 39 年（1700 年），由臺廈道王之麟奉命建造。這樣的沿革誌，不但是替無祀孤魂「大眾爺」轉換成一位具「忠義」形象的歷史人物，也將大眾廟之廟史從嘉慶 6 年往前延伸了 101 年。

可以斷定的是「鎮海大元帥」，係由海岸漂屍的「大眾爺」轉化而成為當地的「神明」，就因為是由大眾爺信仰轉化而成，所以至今其廟額仍稱「大眾廟」而非「元帥廟」，而「大眾」一詞本身就寓有「萬善同歸」之意。康熙 59 年（1720 年）陳文達《臺灣縣志》載：「西定坊……大眾壇，即鄉厲壇也。康熙五十五年，里人同建。前祀大眾（即厲鬼也），後祀觀音。東西小屋，所以寄骸；男骸在東，女骸在西。壇後設同歸所，收埋枯骨。¹⁴」《臺灣縣志》已經表明很清楚，「大眾」就是厲鬼，此為清代臺灣「無祀厲鬼」稱為「大眾」之最早記載。而且現今在四草大眾廟之左、右小港間，仍供奉著昭和元年「男歸服祿位」、「女歸服祿位」，廟後亦有存放大量無主枯骨之處（圖 6），四草大眾廟亦如「大眾壇」一樣，是前祀大眾（即厲鬼），後設「同歸所」以收埋枯骨的廟宇。而所謂「男歸服」、「女歸服」就是指男性無祀孤魂、女性無祀孤魂。

四草大眾廟的「厲鬼」轉化成「鎮海元帥」之後，因為信仰日盛而有分身之需求，遂逐漸發展成所謂「鎮海五元帥」系統，即共雕塑五尊金身，五尊金身以兄弟相稱，分別稱鎮海大元帥、鎮海二元帥、鎮海三元帥、鎮海四元帥、鎮海五元帥。雖然五尊金身應是於不同年代雕塑完成，但當地卻傳說五位元帥開基神尊是由同一支漂流木截成五段雕刻而成。不只「鎮海元帥」有五位分身而形成鎮海五元帥，五位鎮海元帥也各自有自己的分香。可見無祀孤魂「大眾（爺）」經過

¹² 林富士《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頁 69。

¹³ 謝石城、陳清誥合編《臺南縣市寺廟大觀》（高雄市：興臺文化出版社，1963 年），頁 162。

¹⁴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北市：臺銀本，1961 年），雜記志九〈寺廟〉，頁 210。又據筆者田野調查所知，陳文達所謂的「男骸在東，女骸在西」，當是「男骸在左，女骸在右」之意。一般而言，左側上方及右側上方均會有「男堂」、「女室」字樣。

轉化後，已與一般神祇無異，自身可以分身，每尊分身又可以分香出去。

主祀「鎮海二元帥」的廟宇為安南區下安順（南路寮）的「保鎮宮」，該宮有二主祀神，一是保生大帝，一是鎮海二元帥，所以宮名以二主祀神各取一字名「保」「鎮」宮。其鎮海二元帥即分靈自四草大眾廟。《臺南縣市寺廟大觀》載：「保鎮宮：道光年間，里民由大湖圍仔內（高雄縣湖內鄉圍仔內）之慈濟宮分請保生大帝香火返境奉祀，初建公厝，嗣再由四草之鎮海廟（即大眾廟）分領大眾爺之香煙合祀。¹⁵」

供奉「鎮海三元帥」的廟宇為安南區十二佃「南天宮」。

供奉「鎮海四元帥（騰風元帥）」的廟宇，請容後述。

現主祀「鎮海五元帥」者為臺南縣安定鄉大同村 144 號的「鎮安宮」，該宮同祀「鎮海四元帥」與「天上聖母」。「鎮安宮」原位於昔稱牛肉寮的復榮村，而初時「鎮海五元帥」供奉於牛肉寮「公厝」內，後來牛肉寮因烏腳病盛行而於民國 46 年（1957 年）遷村至現大同村，並於民國 48 年「公厝」遷建完成。

《臺南縣市寺廟大觀》則記：「鎮安宮，主祀四元帥，同祀大眾爺（五元帥）與天上聖母。大眾爺與天上聖母，是由四草，分乞香火，彫金身奉祀，42 年前（1921 年）由葉仲發起建立公厝，至民國 46 年牛肉寮庄民全部遷至今之大同村。……民國 48 年重新遷建於現址，即今之鎮安宮。¹⁶」現今廟方所刊〈大同村鎮安宮沿革〉亦云：

鎮海五元帥為五尊「開基鎮海元帥」中之一，因排行第五，故稱之為「鎮海五元帥」。

鎮海元帥早期統稱「雷府大將」，信徒則暱稱「大將爺」。

清嘉慶年間，林家私奉之「大將爺」與庄中另一私奉之「天上聖母」，因神靈顯赫，信徒日眾，乃合成為庄中之公祀神明。至於林家何時擁有「大將爺」，則因年代久遠無從查證。

大正 10 年（1921 年），耆老葉仲發起募款籌建公厝，昭和 5 年（1930 年）公厝落成，諸神移入公厝奉祀。

民國 34 年，「大將爺」指示成立金獅陣，翌年開館組成，並增奉「田府都元帥」。民國 40 年，增奉「鎮殿四元帥」。民國 66 年，增奉「天上聖母」及小尊「騰風元帥」。

民國 82 年農曆 3 月 13 日，再赴鹿耳門天后宮、四草大眾廟進香。民國 84 年農曆 11 月 13 日（案：該日為鎮海五元帥、鎮海四元帥聖誕），前往鹿耳門天后宮、四草大眾廟進香。民國 94 年，廟內重修，彩繪「鎮

¹⁵ 謝石城、陳清誥合編《臺南縣市寺廟大觀》，頁 161。

¹⁶ 同上註，頁 373。

殿四元帥」及小尊「騰風元帥」，重新粉面入神開光後統稱「鎮海四元帥」。¹⁷

依上引廟方沿革志，鎮海五元帥是從四草分乞香火而來，但依許獻平的調查結果，鎮海五元帥是從七股分乞香火而來，與廟方之說明顯不同。許獻平認為早在清末時期，七股後港西許姓族人就移住牛肉寮搭寮建庄，許姓族人移住牛肉寮之後，凡遇居家不寧或身體病痛，均會回到後港西唐安宮奉請鎮海五元帥去設壇問卜，後來為了方便參拜，乃自後港西唐安宮乞求香灰而另雕鎮海五元帥於許姓族人家中，後因神威顯赫而「落公」，即今大同村鎮安宮的鎮海五元帥。起初牛肉寮鎮海五元帥還回後港西唐安宮過爐請火，但後來鎮安宮便轉向四草大眾廟認祖歸宗。所以許獻平斷言，鎮海大元帥、二元帥、三元帥本尊在臺南四草大眾廟，而四元帥、五元帥的本尊就在後港西唐安宮¹⁸。

不管安定鄉大同村的「鎮安宮」所主祀的「鎮海五元帥」，是廟方所說的是分香自四草大眾廟，還是許獻平調查的係自七股後港西唐安宮分取香火而來，何者版本所說為確實，重點應是鎮海五元帥的性質，其神明本身就是「大眾爺」無誤。至於〈大同村鎮安宮沿革〉廟方自謂的「鎮海元帥早期統稱雷府大將，信徒則暱稱大將爺」之說，正與筆者曾言「大將爺」實為庶民對「大眾爺」訛寫的看法不謀而合。稽考「雷府大將」神祇之源，七股鄉十份村「正王府」主祀溫府千歲，其配祀神就是雷府大將（青龍邊）與雷府大將之三名夫人（白虎邊）。依 1995 年〈正王府沿革志〉記載：

明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1661 年），福建雷府三兄弟，分乘三船來臺，隨行有三位夫人及家丁，船上供有溫府千歲神像。當船駛入國聖港時，突遇狂風暴雨，船上之人及所供奉神像，均遭淹沒。溫府千歲深感未能庇佑雷府三兄弟安全上岸，乃決心留在本村與雷府三兄弟普渡眾生，為沿海捕魚晚歸的漁民指點迷津，遇漁民迷失方向即出現火球紅光指引導航。三兄弟護佑沿海漁民航運安全而受玉皇上帝封為「雷府大將」，村民為念三兄弟功德，乃搭蓋草廟來祀拜，三兄弟居此草廟，收納眾英靈及無依孤魂好漢，故廟被稱為「大將爺廟」。¹⁹

可見收納眾英靈及無依孤魂好漢的廟宇被信眾稱為「大將爺廟」，這其實就是「大眾爺廟」同音的誤寫。然而這一誤寫究竟是有心的還是無意的？筆者認為，此種誤寫可能不是無心而是有意的。因為把「大眾爺」寫成「大將爺」，實為對

¹⁷ 〈大同村鎮安宮沿革〉為 32 頁的小冊子，未書明出版處、出版年代。

¹⁸ 許獻平《後港庄信仰記實》（臺南縣：鹽鄉文史工作室，2000 年），頁 40~41。

¹⁹ 〈正王府沿革志〉書刻於正王府龍邊牆堵。

無祀孤魂「大眾爺」加以將軍化、將領化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已將軍化、將領化的「大眾爺」加以姓氏化，而稱為「雷府大將」。最後透過臺灣民間信仰中常出現的一種說法，即神明必須得到最高神祇玉皇上帝的敕封（形同認可、證明），方為正神，而三兄弟護佑沿海漁民航運安全而受玉皇上帝封為「雷府大將」之說，正是使「無祀孤魂」成為「正神」的最後一道歷程。

「雷府大將」是「大眾爺」所轉化，其祭祀日為農曆 11 月 15 日，今供奉「雷府大將」之廟宇實有明顯地緣關係，多集中於臺南沿海地區，如十份村「正王府」（七股鄉）、大同村「鎮安宮」、蘇厝村「長興宮」、蘇厝村「真護宮」（以上安定鄉）、水仙里「大眾廟聚波亭」（鹽水鎮）、禮化里「佳里興震興宮」（佳里鎮）。

三、大眾爺轉化為騰風元帥

「騰風元帥」在臺灣民間信仰中十分罕見，祂是什麼樣的神明，相關文獻並未記載其來歷。最早提及「騰風元帥」來歷的是 1957 年江家錦《臺南縣志稿·人民志·宗教篇》，內容提到七股鄉港西村有一座名為「唐安宮」的廟宇，創於光緒 4 年（1878 年），其主祀神為「騰鳳元帥」。據江家錦的調查，「騰鳳元帥生前義勇救民，剿匪有功，死後被奉為神。²⁰」而 1963 年謝石城、陳清誥合編《臺南縣市寺廟大觀》則記：「騰風元帥，乃體力強大之神，生前義勇救民，剿匪伐賊，為地方謀安居，死後人民感念其義氣，乃奉為神，永得香煙。²¹」兩本著作都說，「騰鳳元帥」或「騰風元帥」是清朝為鄉里平匪而犧牲生命的義勇之士，死後鄉里之民感念其恩澤，奉為神明。

但據筆者實地考察七股鄉後港村（由以前港西村、港東村合併而成²²）的「唐安宮」，其主祀神為「池府千歲」，同祀神為「騰風元帥」與「鎮海元帥」，因三尊神相雖然一同供於神龕上，但池府千歲位居正（中）位，騰風元帥位居龍邊，鎮海元帥位居虎邊。所以嚴格來講，「騰風元帥」應是主神「池府千歲」的「同祀」神或「合祀」神，或者也可以說「騰風元帥」是唐安宮內三尊「主祀神」之一，而非江家錦所說的主祀神。

對於江家錦所述「騰鳳元帥」是「當地義勇者死後成神」這樣的說法，筆者亦感質疑。因為現今屏東縣琉球鄉有一座名為「騰風宮」的廟宇，依據 1983 年

²⁰ 江家錦《臺南縣志稿·人民志·宗教篇》（臺南縣：臺南縣政府，1957 年），頁 129、144。

²¹ 謝石城、陳清誥合編《臺南縣市寺廟大觀》，頁 20。

²² 七股鄉光復後原設有 25 村，民國 67 年港東村、港西村合併為「後港村」，頂潭村、臺潭村合併「大潭村」，而調整為現行的 23 村。

《臺灣省屏東縣寺廟登記表》，編號 18037，第三次寺廟總登記屏寺登字第 453 號，該宮重要資料如下：

寺廟名稱：騰風宮。所在地：琉球鄉中福村一鄰三民路 310 號。主祀神佛像：大眾千歲。建立時間：民國 41 年。祭典日期：農曆 7 月 10 日。

23

又據 1996 年《琉球鄉志》的記載：

騰風宮位於中福村一鄰三民路 310 號，主祀「大眾千歲」，祭典為農曆 7 月 11 日。

清道光 7 年（1827 年），臺南府鳳山縣某武官鎮守中福村之地，不幸任中病逝，由住民設喪治葬，並立草廟於白沙尾豬灶附近。每年春秋兩祭外，時有信仰者詣拜求祐，凡事無不感應，故而傳世，遂成一無緣大眾公媽合祀之祠，人乃稱以「大眾爺廟」。同治 9 年（1870 年），廟遷建現址，命名為「騰風宮」。²⁴

然而「騰風宮」於 1974 年林衡道《臺灣寺廟大全》卻寫成「騰鳳宮」，該書載：「琉球鄉騰鳳宮，主神大眾爺，地址中福村 5 號，道光 7 年創建。²⁵」往前追溯，1972 年臺灣寺廟編印委員會《臺灣寺廟（第一集）》亦載：「琉球鄉騰鳳宮，主神大眾爺，地址中福村 5 號。²⁶」而 1967 年《臺灣寺廟名鑑》一書，廟址為琉球鄉中福村 1 鄰 2 號，廟名也是寫為「騰鳳宮」²⁷。1959 年《臺灣省宗教寺廟調查書：小琉球》的調查登記書上，也是登記成「騰鳳宮」。其資料如下：

正稱：騰鳳宮。俗稱：大眾爺廟。地址：琉球鄉中福村 5 號。沿革：本宮係於大清道光 7 年（1827 年）間，有當時某武官鎮守當地治安，因病故，舉目無親，鄉民有志義恤設葬，並建立草廟於當地白沙尾現有畜場附近。為紀念英靈，每年舉行春秋二祭，時有信仰者詣拜求佑，凡事無名感應，世而傳世，遂成為無緣大眾公媽。合志士等集議捐款，遷移現在地點改建，立廟命名「騰鳳宮」。當時尚有繼駐營兵，建立營房，在本鄉九九番地，防守本鄉兼行治安。光緒 21 年（1895 年），因日清戰爭敗北，於馬關條約將以臺灣割讓日本統治，因而當地營兵撤守，復員回國。斯時有住民林蛙等十數名惠贈歸國旅費，因之由該營兵議決，

23 《臺灣省屏東縣寺廟登記表》，編號 18037，未編頁碼，現藏於中研院民族所。此條資料係師大歷史所博士生李宗信先生告知並提供，謹此誌謝。

24 林澤田《琉球鄉志》（屏東縣：琉球鄉公所，1996 年），頁 283～284。

25 林衡道《臺灣寺廟大全》（臺北市：青文出版社，1974 年），頁 315。

26 臺灣寺廟編印委員會《臺灣寺廟（第一集）》（臺北縣：工商雜誌社，1972 年），頁 311。

27 臺灣觀光叢書編審委員會《臺灣寺廟名鑑》（臺北縣：漢興出版社，1967 年），頁 112。

將營房地產支給林蛙等分耕，收益以為「騰鳳宮」管理祭祀等費。嗣後，再由分耕人等會議，改歸林蛙乙名為管理人，故現有廟佃者是也。²⁸

所以「騰風宮」的廟址號碼雖然因年代不同而有更動，但一直都位於中福村，而 1983 年《臺灣省屏東縣寺廟登記表》登記時，資料雖寫著建立時間為 1952 年；但其「建立時間」更正確的說法應是「重建時間」，因為這座廟宇早在清代之時，即已建廟，其廟史至少可追溯到清朝時期。昭和 12 年(1937 年)與昭和 3 年(1928 年)《琉球庄管內狀況一覽》均記載：

名稱：騰風宮。所在地：琉球庄琉球嶼 82 番地。沿革由緒：明治 15 年(1882 年) 11 月 11 日，庄民一同出錢籌建。奉祀大眾爺。²⁹

由此可見這座「無緣大眾公媽」合祀之祠，被琉球當地信眾俗稱「大眾爺廟」的琉球「騰風宮」，其登記資料上或是《寺廟名鑑》、《寺廟大全》等書上曾經數度被誤寫成「騰鳳宮」。

「騰風宮」於民國 41 年重建，後因年久失修，屢有修繕或重建，最近一次是民國 93 年 4 月 17 日。重建後有廟聯書曰：「大小罪無可逃，陰司有罰；眾徵善有餘慶，陽祿無虧。」又曰：「騰左右，弭平惡害，自有余尺寸；風來去，獎掖善功，不差爾分毫。」兩幅分別以「大眾」、「騰風」為聯首的廟聯，充分呈現了「騰風宮」在琉球當地信眾的信仰中就是一座「大眾爺廟」，而主祀神「大眾爺」就是「騰風元帥」的關聯性。

而現今七股鄉後港村「唐安宮」的祀神只有「騰風元帥」的神尊，並沒有「騰鳳元帥」的神尊，所以「唐安宮」的「騰風元帥」應該也是被江家錦誤抄錄寫成「騰鳳元帥」的。昭和 8 年(1933 年)《臺南州祠廟名鑑》記載：「唐安宮：距今 7、80 年前(約 1853 年)，後港東天后宮祭典時，同庄居民發生紛爭，加以惡疫流行，當庄民欲另建新廟時正好惡疫根絕，庄民杜春同乃發起建廟，與信眾募集 950 餘圓，光緒 3 年興建，光緒 4 年竣工。³⁰」再據昭和 2 年(1927 年)《七股庄鄉土誌》的記載：

唐安宮位於本庄之北邊，大字後港的西端，舊地名稱後港西，約百年前(1827 年)設立，主祀池府千歲，同祀騰風元帥。……每年舊曆 6 月 18 日與 11 月 15 日兩次祭典。³¹

²⁸ 省文獻會編《臺灣省宗教寺廟調查書：小琉球》，編號 12008，未編頁碼，現藏於中研院民族所，1983 年。

²⁹ 琉球庄役場《琉球庄管內一覽》，無編頁碼，昭和 3 年(1928 年)、昭和 12 年(1937 年)。現藏於中研院民族所。

³⁰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1933 年)，頁 114。

³¹ 著者不詳《七股庄鄉土誌》(1927 年，手寫本)，第三章〈寺廟及舊跡〉，無頁碼。

雖然《七股庄鄉土誌》並未說明「騰風元帥」是何神祇，但卻明載唐安宮同祀神為「騰風元帥」，而非「騰鳳元帥」，且其神誕為舊曆 11 月 15 日，與現今相同。至於「騰風元帥」其神歷來源，2000 年〈後港西唐安宮沿革〉有如下則記載：

後港西原與後港東共祀「後港廟」，奉祀天上聖母、池府千歲及福德正神。咸豐年間，信徒因祭拜不便，乃有分支祀奉之議，……擲筊結果，本庄分得池府千歲，後港東分得天上聖母。……光緒 3 年（1877 年），本庄士紳杜春同發起建廟，廟顏曰「唐安宮」。……唐安宮自創建伊始，除供奉池府千歲、土地公外，另奉祀大眾爺、鎮海五元帥。大眾爺又稱騰風元帥、四元帥，乃庄民杜明之曾祖父於道光 5 年（1825 年）在臺南四草牽罟，有恩於佛雕師傅，師傅乃雕四元帥贈予庄民杜明之曾祖父捧回在家奉祀，因靈驗無比，而於唐安宮創建後「落公」。「落公」後的大眾爺因威靈顯赫，再雕鎮海五元帥，以應各方信眾迎祀祈福。³²

從這段文字可以充分的了解到「騰風元帥」與「鎮海五元帥」的由來，兩元帥都是屬於大眾爺信仰。又「騰風元帥」雕塑金尊在先（1825 年）³³，「鎮海五元帥」雕塑金尊在後，所以信徒便將兩尊金身以兄弟相稱，一尊大眾爺稱鎮海四元帥（行四），也稱「騰風元帥」；而另一尊則稱鎮海五元帥。「騰風元帥」原為杜家私人在家祀拜的「私佛仔」，是「大眾爺」的另一稱呼，因非常靈驗，乃於光緒 3 年「唐安宮」建廟後由杜家捐出「落公」，從此與池府千歲一起成為「唐安宮」這座公廟的主祀神之一。後因「四元帥」十分靈驗，有求必應，所以廟方再另雕一尊稱為「鎮海五元帥」的神明，以備「四元帥」不在宮時，以「五元帥」來應付信眾迎請回家祭祀之需，「鎮海五元帥」從此也與池府千歲、騰風元帥一起成為「唐安宮」的三尊主祀神之一。

「騰風元帥」信仰的真正大本營是在七股鄉，包括後港村「唐安宮」，以及「唐安宮」的分祀廟「永安宮」與「龍安宮」³⁴，這些廟宇都亦祀奉（輪祀）「騰風元帥」。另外移居外縣市的七股人，也將「騰風元帥」信仰帶到當地落地生根，例如臺南市「糖安宮」（騰風元帥，分靈自後港西唐安宮）、高雄市「唐安宮」（騰風元帥，分靈自後港西唐安宮，原稱唐安壇，1998 年改稱宮）、屏東市玉成里「鎮山宮」（騰風元帥，分靈自後港西唐安宮）與臺東卑南鄉美農村「勝府壇」（勝府元帥，分靈自大潭寮龍安宮）。雖然前述安定鄉大同村「鎮安宮」、七股鄉

³² 〈後港西唐安宮沿革〉（雖然沿革志未署名何人所撰，但根據筆者調查，該文撰寫者為七股大潭寮人許獻平），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2000 年。

³³ 從四元帥金尊刻塑的 1825 年的年代來看，許獻平認為四元帥的本尊就在後港西唐安宮，筆者認為可能性很高，但五元帥的本尊是否後在港西唐安宮，則較難判知，因並未載明唐安宮鎮海五元帥是何年所雕。

³⁴ 原先後港、頂潭、大潭寮三庄頭共有「唐安宮」，之後頂潭於 1962 年 2 月另立「永安宮」，而大潭寮也於 1962 年 7 月另立「龍安宮」。

後港村「唐安宮」所奉祀「鎮海四元帥」，經考察得知即大眾爺轉化後的「騰風元帥」，但有些廟宇卻不承認騰風元帥就是大眾爺，甚至仿倣四草大眾廟的做法，開始極力地為其祀神「騰風元帥」找出一位可以「套入」的歷史人物，作為「騰風元帥」神歷來源的根據。因此，「盧若騰」、「江勝」等所謂的鄭成功「部將」，便成為後來廟方所建構出來的「騰風元帥」、「勝府元帥」。

「龍安宮」位於七股鄉臺潭村，其建廟緣由為 1961 年時，原為後港西、大潭寮、頂潭三庄頭共祀的「唐安宮」已年久失修，面臨重建，但若於舊廟址後港西原地重建，對大潭寮、頂潭庄民而言，路途仍遠，乃各建「龍安宮」、「永安宮」。之後將「唐安宮」內之「騰風元帥」，依後港西、大潭寮、頂潭的順序，分別奉祀於「唐安宮」、「龍安宮」、「永安宮」，時間為一個月，每月初一為神明移交日。因此可知，大潭寮居民不但是自後港遷來，連庄廟「龍安宮」神尊「騰風元帥」，也是自「唐安宮」輪祀而來。所以「龍安宮」與「唐安宮」所供奉的「騰風元帥」都是同一尊，都是大眾爺信仰轉化而成。但「臺潭龍安宮」的廟方網站卻寫著：「騰風元帥即盧若騰。盧若騰於明神宗萬曆廿八年生，崇禎十三年考上進士，當時已 41 歲。……為人秉性忠貞，仁慈愛民，深得百姓愛戴，遂有『盧菩薩』之稱。³⁵」

查盧若騰，字閑之，一字海運，號牧洲，福建同安縣金門島人。崇禎 13 年（1640 年）進士。清軍南下，盧若騰守平陽，力戰中矢，遇水師救出。聞閩變，痛憤赴水，為人救起。後居浯洲嶼，自號「留庵」，隨即東渡，寓居澎湖，並於澎島病逝³⁶。所以終其一生，盧若騰並未渡臺，而「盧菩薩」也不是臺灣人民對他的尊稱，「騰風元帥」為「盧若『騰』」的說法，實為「龍安宮」廟方所穿鑿附會而形成。其實，先民對於無祀孤魂亦有其命名之思維，「騰風元帥」之「騰」字並不是「名詞」，更非後人極欲找尋的「人名」，而是與「鎮海元帥」之「鎮」字一樣，是動詞，是「乘」、「駕」之意，所以喻能於雲霧中飛行，就稱「騰雲駕霧」，而「騰風」乃取其能馭風而行、不畏風浪之義。

臺東縣卑南鄉美農村，其村民有部分是由臺南縣七股鄉移居而來，美農村裡有一座「勝府壇」，供奉一尊名為「勝府元帥」的神明，祂是戰後從臺潭村（大潭寮）「龍安宮」分靈而來，最初僅是一支令旗，由值年的信徒供奉在自宅，1965 年雕塑金身，1983 年建立新廟。「勝府壇」坐落於民宅的二樓，一樓是許財瓦的住家。當地耆老吳秀江指出，該壇信徒們曾經回到臺南去考據「勝府元帥」的淵源，發現其本家在臺南市的四草大眾廟，大眾廟供奉鄭成功的部將，其中騰風元

³⁵ www.longan.org.tw/god7.php (2010 年 3 月 1 日上網查閱)。

³⁶ 盧若騰《島噫詩》（臺北市：臺銀本，1968 年），〈弁言〉，頁 1~2。

帥本名盧若騰。盧若騰負責鎮守臺南縣七股鄉臺潭龍安宮³⁷。

受到母廟「龍安宮」強調「騰風元帥」是盧若騰而不是大眾爺說詞的影響，卑南鄉美農村「勝府壇」亦回母廟「龍安宮」尋根考據，同樣也為「勝府元帥」找出一位可以「套入」的歷史人物「江勝」³⁸，作為信徒們信仰「勝府元帥」神歷的來源根據。根據「勝府壇」廟方的說法，勝府元帥，原名江勝，是騰風元帥的左右護衛。勝府元帥每年農曆 10 月 6 日由臺東啟程，回到臺潭龍安宮，然後再會合，一起到四草大眾廟去過爐³⁹。如果說七股鄉臺潭村「龍安宮」的「騰風元帥」是盧若騰而不是大眾爺，卑南鄉美農村「勝府壇」的「勝府元帥」是江勝而不是大眾爺，何以必須每年長途跋涉不辭辛勞一起到四草大眾廟去過爐？

若「勝府壇」所供奉的「勝府元帥」真是鄭成功「部將」之一「江勝」，其分靈祖廟「龍安宮」應有「勝府元帥」才合理，但「龍安宮」只奉有「騰風元帥」而沒有「勝府元帥」。既然祖廟「龍安宮」沒有供奉「勝府元帥」，那麼分靈子廟「勝府壇」之「勝府元帥」又從何而來？筆者推測認為應該是源於「誤寫」。「騰風元帥」除了曾被誤寫成「騰鳳元帥」、「騰風元帥」之外，也曾被移民至臺東的七股人誤寫成「滕風元帥」、「騰風元帥」或「勝風元帥」⁴⁰，而「滕（勝）風元帥」又可能被信眾當成「滕（勝）府元帥」來祭拜。就因誤寫，所以卑南鄉美農村的七股人才無法解明「滕（勝）府元帥」來歷，才必須回臺南四草與七股尋根找答案。況且「勝府元帥」是「江勝」的說法，是「勝府壇」後來學著祖廟「龍安宮」的步履，到臺南延平郡王祠東西廡的鄭氏文臣武將 108 人牌位中，找出名字有「勝」字者之結果。

「騰風元帥」被後人誤寫成「騰鳳元帥」、「滕風元帥」、「滕府元帥」、「勝府元帥」，應是無心的，但先人把「大眾爺」轉化成「騰風元帥」，則是有意的。「元帥」之稱就是對無祀孤魂「大眾爺」將軍化、將領化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已

³⁷ 若說盧若騰負責鎮守臺南縣七股鄉臺潭「龍安宮」，那麼後港西「唐安宮」、頂潭「永安宮」豈不也由盧若騰來負責鎮守？

³⁸ 連橫《雅堂文集》（臺北市：臺銀本，1964 年），卷二〈墓誌〉，「明定國將軍墓記」，頁 76 載：「光緒紀元，沈文肅公奏建延平郡王祠，以明季文武百十有四人配。余觀其西廡有兩施公：一為角宿鎮施廷，而其一則水師後鎮施舉也。廷以癸亥六月戰沒澎湖，必不得歸葬東寧；其葬東寧者當為施舉。舉為水師後鎮，故稱將軍而追封定國。則其功伐當有表見，故得與黃安、江勝諸公從祀王祠，馨香百世也。」江勝為鄭經部將，康熙 22 年（1683 年），施琅統清軍攻臺灣，曾為江勝所擊敗。不久，清軍再攻臺，以五船擊一船之法，江勝陷入重圍，不得而出，乃自沉其船而死。（請參黃典權等《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人物傳篇》，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頁 244。）

³⁹ 臺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臺東縣寺廟專輯》（臺東縣：臺東縣立文化中心，1996 年），頁 86～87。其中「騰風元帥」該專輯作「騰風元帥」，而「盧若騰」則寫作「盧若騰」，是明顯錯誤，因此本文逕改為「騰」風元帥、盧若「騰」。

⁴⁰ 筆者訪談「勝府壇」附近居民與信眾，當地居民對於「騰風元帥」最常見的誤寫就是將「騰風元帥」寫作「滕風元帥」、「騰風元帥」或「勝風元帥」。

將軍化、將領化的「大眾爺」再加以姓氏化，而宣稱祂們為歷史人物「盧若騰」、「江勝」。最後透過最常見的人神信仰模式，因其忠烈義勇而成神，並找到鄭成功時代的人物或將領，雖然這些人物或將領未必來過臺灣，然後將歷史人物「套入」民間信仰「忠義成神」的觀念裡。或者是雖未以歷史人物「套入」其所祀神祇來歷，但卻以民間信仰最常聽聞的說法，即神明必須得到最高神祇玉皇上帝的敕封（形同認可、證明），方為正神，而「大眾爺」轉化成雷氏三兄弟，三兄弟有姓無名，當然不見歷史文獻載之，不過兄弟三人因能護佑沿海漁民航運安全，終而受到玉皇上帝封為「雷府大將」，此傳說正是使「無祀孤魂」轉化成為「正神」的最後一道歷程。

四、神格化之遊海元帥與游水將軍

（一）神格化之遊海元帥

與「鎮海元帥」性質相同、神稱稍異的是「遊海元帥」。臺南地區主祀「遊海元帥」最大的一座是「鎮海宮」（圖 7），位於南區鹽埕德興路 151 號。據 1996 年「鎮海宮建醮委員會」所書〈鹽埕鎮海宮沿革誌〉：

本宮主祀遊海元帥，日治時期本廟鄰近一帶居民常感神靈顯化跡象，乃由耆老王榮、蔡天輝議建「萬應公祠」奉祀，俾信眾參拜，屢求必應。嗣藉王榮夫人之乩，道出原委，復據鹽埕北極殿玄天上帝（即境主）手駕降示，敘明其身世。本姓陳，福建人是也，生於清咸豐 8 年，為一般實布商，經常接濟貧困，光緒 19 年渡海來臺行商得病，時為甲午前夕，交通不便未及返鄉，不幸病故於此，享壽卅有五歲，幸賴善士為其收埋，得地靈鍾毓，神靈顯應，越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盟軍猛炸⁴¹，竭立保護境內安渡浩劫，感動眾生。

民國 72 年，境主玄天上帝，應諸善信請求，鑑於陳氏生前為人行善，逝後復庇佑地方安寧，深受人間景仰，香火日盛，及奏請玉旨敕封稱「鎮海府」遊海元帥之職，賜建廟，安裝五位結義金身奉祀，並賜法、寶、富、貴、旺為五位元帥別號。

迨民國 76 年，成立管理委員會，……迄 82 年 3 月完成，總工程款 3,200 餘萬，同年 6 月 27 日入廟安座，復奉玉旨敕封稱「鎮海宮」。⁴²

⁴¹ 盟軍猛炸，是二次大戰之事，完全與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無關，故此說恐為當地耆老記憶混淆的誤說。在二次大戰期間與終戰之後，臺灣各地許多廟宇，紛紛傳說在二次大戰期間當境主神保佑地方安然渡過戰火浩劫，特別是主奉媽祖的廟宇，傳出媽祖曾經顯靈抱住盟軍所投擲砲彈，因而保住了當地人的生命財產安全的神蹟傳說。參戴文鋒〈臺灣媽祖「抱住砲彈」神蹟傳說試探〉，《南大學報》39：02。

⁴² 〈鹽埕鎮海宮沿革誌〉1996 年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

顯然，「鎮海宮」最初只不過是一間不甚起眼的小型祠宇，且是屬於「無祀厲鬼」一類的「萬應公祠」，創建於日治時期。1983年，才由小祠改建成頗具規模的廟宇，並改「萬應公祠」之名為「鎮海府」，主祀神也由「萬應公」轉化為「遊海元帥」。與「萬應公」神格化、升格化同時出現的現象是，「遊海元帥」金身之雕塑（神像出現）與結義之產生（五尊），且「鎮海府」之稱、「遊海元帥」之職與五位結義金身元帥別號，都是「奏請玉旨敕封」，這就是臺灣民間信仰裡認為，必須得到最高神祇玉皇上帝的玉旨敕封，方可成為正神的一種概念。至1993年「鎮海府」擴建完成，耗資3,200餘萬元，規模更大，才將廟宇名稱二次更易，由「府」改稱為「宮」。

臺南市安平區運河橋旁華平路700號的有座小祠，名為「鎮海宮」，但主神則稱「遊海元帥」。6月25日為主祀神「遊海元帥」的「神」誕日，廟聯曰：「遊水陸城驅兇掃暴，海安平境護國扶民。」

臺南市安平區漁光里漁光路1之2號的三鯤身「遊海宮」（圖8、圖9），主祀「遊海元帥」，聯曰：「遊巡懸帥旨，鎮護臺江水域；海靖顯神威，維安首府城畿。」據「遊海宮」現任負責人李榮銘表示，遊海元帥是原先是在安平港，包商挖到屍骨之後，立即在港口建立小廟，民國68年才遷移到三鯤身。「遊海宮」現貌為民國77年重建，宮內供有「遊海元帥」神像⁴³。

（二）神格化之游水將軍與鎮海將軍

「游水將軍」是水流公之一種，與有應公性質相當接近，廣義而言，水流公即是有應公信仰的一種，故將之歸為有應公廟亦無不可。兩者之同，所祀均為無主孤魂；兩者之異，一為淹沒於滄冥之水鬼，一為死因未明之鬼魂。

在臺南市往四草砲臺及四草大眾廟的途中（南寮），臨近一大片水塹之小路，立有一座小祠，名曰「游水將軍廟」（圖10），過去廟內原供奉書有「游水將軍祿位」之牌位⁴⁴。如今「游水將軍祿位」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游水將軍」神像，足見「游水將軍」已由「無祀厲鬼」轉化成為「神明」。據鹽田永鎮宮管理委員會所撰〈鹽田永鎮宮游水將軍廟〉（圖11）之文：

游水將軍爺原是一位令人敬愛的老師，於30年時在鹽田的「運鹽碼頭」（俗稱舊船塢），為了救人不幸犧牲，後經由永鎮宮主帥「廣澤尊王」因感佩其捨己救人的勇敢義行，特予渡化，而賜號「游水將軍」，並責由眾爐下建造本廟供奉參拜。

⁴³ 筆者於2010年4月2日口訪「遊海宮」現任負責人李榮銘之記錄。

⁴⁴ 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46：04，1996年），頁94。

長期來，游水將軍爺向以「神威顯赫」、「庇佑眾生」名聞遐邇，並廣受鄰近居民之崇拜，所以香火十分鼎盛。

每年農曆 10 月 10 日聖誕千秋時，本宮除依例演布袋戲及卡拉 OK 慶賀外，並於晚上 8 時正，舉行「祝壽大典」。⁴⁵

與前面所言「雷府大將」、「鎮海宮」法、寶、富、貴、旺為五位「遊海元帥」等是奏請「玉旨敕封」不同，南寮鹽田「遊水將軍」並未經「玉旨敕封」，而是經由南寮鹽田的境主廟「永鎮宮」主祀神「廣澤尊王」加以「渡化」，而升格成為神明，而水流屍之所以成神是因為廣澤尊王受到其捨己救人勇敢義行所感動。「忠義成神」，在此反映出臺灣民間信仰觀念裡的成神之道。

七股鄉三股村九股仔有一座「鎮海將軍宮」，主祀「鎮海將軍」。據許獻平的調查，鎮海將軍是日治初期的男性漂屍，後人就現處掩埋，並蓋草祠奉祀。神龕上奉有「鎮海將軍」金身，另左、右小港奉有福德正神與五營旗⁴⁶。

臺南西南沿海一帶奉祀「鎮海將軍」、「鎮海元帥」之小祠不少，但並非所有名為「鎮海將軍」、「鎮海元帥」者都屬於無祀孤魂轉化升格的神明，孤魂是否轉化升格成為神明，「將領」化的名稱當然是一項指標，但更重要的是神像金身的有無，才是轉化後脫離無祀厲鬼性質，而成為與一般神祇無異的民間信仰。例如七股鄉三股村的「鎮海娘娘祠」，是因水流屍而立祠，祠內祀奉「鎮海娘娘」、「鎮海小姐」的牌位，未塑金身。七股鄉十份村海埔林務所後面的兩座名為「鎮海祠」的小祠，內供奉「鎮海將軍」、「鎮海娘娘」、「游海將軍」與「游海三將軍」，都是以紅紙書寫，而張貼於供桌上方牆面的形式接受供拜，未刻金身。臺南市南區喜樹路 222 巷 102 號「遊海元帥廟」（圖 12），其周旁為累累墳塚，1953 年建，主祀「遊海元帥」，也未供奉神像（圖 13）。這些都是尚屬無祀祠階段的小祠廟。

五、騰風元帥轉名為鎮山元帥

（一）鎮山為名，騰風為體

位於七股大埕村的「鎮山宮」也是主祀「鎮山元帥」，據 1986 年〈玉敕鎮山宮重建碑記〉載：「本宮奉祀鎮山元帥，至今已近百年。元帥廟址原在昭中（私立昭明國民中學），民國 51 年昭中來此興建校園，原廟宇礙於昭中整體之興建，致使鄉公所機關首長與興辦昭中人士合同廟宇管理人員，於元帥壇前擲杯，承蒙

⁴⁵ 〈鹽田永鎮宮游水將軍廟〉張貼於廟內虎邊牆堵瓷磚上。

⁴⁶ 許獻平《七股鄉有應公廟採訪誌錄：南瀛厲祠誌 1》（臺南縣：鹽鄉文史工作室編印，2004 年），頁 20~23。

元帥神量寬宏，原廟址讓其建校。適時由佛祖降壇重選廟地，將元帥廟宇遷移至此蓋立廟宇，從此鎮山元帥神威顯赫，爐下眾民安康樂業。每逢農曆六月初四日鎮山元帥壽誕，熱鬧非凡，日漸香火旺盛，致使原有廟宇狹小，不堪擁擠。……民國 74 年……迎請各庄中大神共商建廟事宜，由騰風元帥降壇，向上天請旨，敕封本廟為玉敕鎮山宮。⁴⁷」鎮山宮原是一座位在大埕林投內的草祠，是因為傳聞大埕林投內集結著孤魂野鬼，當地人乃建「有應公廟」以慰遊魂，以求平安。後來遷至今址重建，並由騰風元帥降壇，才命名為「鎮山宮」。

而在臺南市北區公園南路 155 巷 22 之 1 號有一座名為「糖安宮」的廟宇，主祀神為「鎮山元帥」。據 1989 年糖安宮重建委員會所撰〈糖安宮沿革誌〉，鎮山元帥又稱為「騰風元帥」。碑文曰：

本糖安宮廟址，前清政府時期號曰「糖宮內」，「糖宮內」是棧糖之所。日政時代改稱為「老松町」，即現在共和里。古時屬赤嵌樓之北部，柴頭港之南岸。松林蔚蔚，荒塚纍纍，白骨橫陳，散露遍野，幸得善心人士時常收集，各歸小廟，供人膜拜。且該地段早於明清時代以來，時常住社會上之散人，良莠不齊，其中早有一位社會上頂尖人物，行俠尚義，代抱不平，專在炭子腳及糖宮內遊蕩，乃臺灣南部許中營村人氏，姓鄭諱阿相，為人慷慨重義，豪邁可親，且才華出眾，受人尊為哥輩。當時不論大小事情，角頭糾紛，請他出面排難解紛，管轄四方化外散民。迄他百年壽終，祀靈光仍鎮守該處，為主統轄諸靈，庇佑地方，士農工商發達平安。尤其失竊事件請問，萬分靈驗，可說有求必應。年久月深，地方善德人士，為感念靈光赫濯，集資蓋小祠奉祀。

清末至日治之歲月，經多次翻修，迨至民國四十三年，地方人士由土城聖母廟，乞媽祖香火神令到糖宮內，同境另搭壇奉祀。當時聖母英靈，查察鄭善士英靈確有護境安民之功行，迨至大東亞戰爭空襲之時，小祠近境託神保佑，無災無害，誠即神靈顯赫之證明也。臺灣光復後，萬物復興之秋，蒙天上聖母慈恩，向上天叩奏，舉薦鄭善士英靈護國庇民、功行圓滿等陳情，承玉旨敕封「鎮山元帥」，即由後港「唐安宮」迎請原自四草大將爺香火雕成的「騰風元帥」，繼由本境信眾聚議，雕塑聖母金身，合祀於本宮。⁴⁸

由這篇沿革誌分析，「糖安宮」主祀神稱為「鎮山元帥」，是由玉皇大帝御旨「敕封」，而其神尊則是由七股「唐安宮」的「騰風元帥」分靈而來，而七股「唐安宮」的「騰風元帥」又屬四草「大眾爺」五元帥系統。神尊來源清晰可尋，但

⁴⁷ 玉敕鎮山宮重建委員會〈玉敕鎮山宮重建碑記〉，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1986 年。

⁴⁸ 〈糖安宮沿革誌〉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

該宮沿革誌卻誤將四草「大眾爺」視為「大將爺」，由於「大眾」與「大將」臺語發音相同，在臺灣民間信仰中經常容易被誤寫混淆⁴⁹。

「糖安宮」沿革誌雖然明白指出，主祀神係所謂的「鄭善士阿相」，因其生前既為地方排紛解難、管束遊民闖蕩；死後又「統轄諸靈（鬼魂）」、庇佑地方平安有功，經土城天上聖母奏聞玉帝，而被敕封「鎮山元帥」，然其神尊卻係從「騰風元帥」分靈而來，「鄭善士阿相」表面上似乎冠以「鎮山元帥」為神尊之名，而事實上「騰風元帥」才為神尊之實體；很明顯的「鎮山元帥」就是「大眾爺」一類的無祀孤魂信仰的「升格化」與「神格化」。其廟聯曰：「鎮守桐城千秋隆俎豆，山連魁斗百姓荐馨香。」從聯文來看，也可看出「鎮山元帥」應屬於有應公一類的信仰。就祀神的內容來看，主祀神為「騰風元帥（即鎮山元帥）」，同祀神為天上聖母，而配祀神青龍邊為「萬姓公座」的牌位，白虎邊為「萬軍府（插有黑令旗一隻）」，除天上聖母外，均與有應公一類的無祀孤魂信仰有十分密切的關聯。且「魁斗」是「魁斗山」之略，魁斗山實為「鬼仔山」之雅名，「鬼仔山」即俗稱「夜總會（墓仔埔）」，由於無祀孤魂由蕩其間，附近居民為平靖地方，乃以「鎮山元帥」來「鎮」壓鬼仔「山」一帶的孤魂野鬼。此種「鎮山」稱呼與信仰，與位於沿海的臺南市四草大眾廟以及臺南縣七股鄉「唐安宮」之稱「鎮海」，有「名異實同」之妙。

同樣「糖安宮」無祀孤魂升格成正神，也是透過媽祖向玉帝叩奏，舉薦善士之英靈護國庇民，經過玉旨敕封才成為「鎮山元帥」的。依許獻平之調查，臺南市「糖安宮」是由後港「唐安宮」分香來的，是後港西庄民杜康隆、許四河等人到臺南市謀生，從「唐安宮」包香灰過去而雕塑神像的⁵⁰。

（二）鎮山元帥、鎮海元帥與城隍爺

臺南市北區長北街 196 號的「小北鎮山城隍廟」，主祀「鎮山城隍」。同治 11 年（1872 年）創建，民國 70 年重建⁵¹。據信眾周朝評先生所述：

小北鎮山城隍廟，廟的前身是建於百餘年前，起初廟名是「萬善同歸祠」，當時祠內只供奉一塊石頭並未刻字，供信眾膜拜，後來升格為大將爺祠，祠內並沒有神像金身，只有大將爺的牌位供善男信女膜拜。民國 65 年間，當時有幾位信眾，都夢到城隍爺顯靈，於是請人以樟木雕刻開基及爐主兩尊大城隍爺的金身，供信眾膜拜。民國 67 年間，再雕

⁴⁹ 清代臺灣所創建之「大將廟」是專祀某位陣亡之將軍，與無祀祠之「大眾廟」全然不同，然日治之後，或因「將」臺語音同於「眾」，兩者產生混沌。見戴文鋒〈臺灣間有應公信仰考實〉，頁 67～68。

⁵⁰ 許獻平《後港庄信仰記實》（臺南縣：鹽鄉文史工作室，2000 年），頁 38。

⁵¹ 邱麗娟《續修臺南市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臺南市政府，1996 年），頁 20。

刻鎮殿大城隍爺的金身奉祀，雕刻前先到首邑縣城隍廟乞香火入神，金身完成後，再恭請鎮殿大城隍金身，前往南沙宮，舉行開光點眼儀式。

52

小北鎮山城隍廟原先也是一間「萬善同歸祠」，所祀者應是「萬善爺」之類，後來才將「萬善同歸祠」改稱「大眾爺祠」，所祀者也轉化成「大眾爺」（信眾同樣誤將「大眾爺」訛為「大將爺」），但此時「大眾爺祠」內只供奉「大眾爺」牌位並未供奉神像。直到民國 65 年，因信眾夢到城隍爺，才雕塑城隍爺金身，並奉祀廟內，成為主神，而「大眾爺祠」也因塑城隍爺金身的出現，而改稱為「小北鎮山城隍廟」。「小北鎮山城隍廟」的廟名同時兼具神源的二重性，即後來的「城隍爺」與原先的「萬善爺」，而原先的「萬善爺」就寓藏於「鎮山」一詞內。「鎮山」一詞應是「鎮服」「山仔頂」之「萬善爺」等無祀孤魂之寓意。

「小北鎮山城隍廟」一帶之「山仔頂」，原為墓地。據信眾曾森爐先生所述：「萬善同歸祠」祠後有一墓塚（圖 14），是百年以上的建物，塚內存放大量疑是荷蘭人與先民的遺骨。每當大雨過後，「山仔頂」的流砂，都會往下竄流而將此間「萬善同歸祠」覆蓋，每逢慶典時，信眾均得大家出力挖掘泥砂，回復祠貌。民國 45 年間，開闢「公園新村」眷舍時，挖出大量先民遺骨。民國 70 年，「大眾爺祠」改建成「小北鎮山城隍廟」新廟時，將在「公園新村」眷村挖出的數十袋先民遺骨存放在「小北鎮山城隍廟」神明座下的地下室⁵³。

除鎮山城隍之外，臺南市四草地區漁塭有一座「鎮海宮」（圖 15），創建年代不明，主祀「鎮海城隍」。今該廟內奉有「鎮海城隍」神像（圖 16）。增田福太郎認為，普通祖靈以外的亡靈，即無主孤魂、死刑、溺水等其他意外死亡者的靈魂、分類械鬥戰死者的靈魂、惡漢的靈魂等，既未具備被玉皇上帝任用為神的資格，又未能享受後嗣的祭祀，只好持續逍遙於陰間。但在水中溺死之人之靈魂（即水鬼），則有錄用為城隍的俗信，俗信水鬼忍耐渡過三年而不抓人為替身使其溺斃，即可依其功德成為城隍⁵⁴。「鎮海宮」以前所祀之大眾孤魂是死於海難身故者，而現今「大眾爺」已轉化成「鎮海城隍」，「大眾爺」不只昇格神化，更轉化成陰間的司法官、行政官。

「鎮山城隍廟」與「鎮海宮」雖是「城隍廟」的性質，但其與一般「城隍廟」不同，都是由「萬善同歸祠」、「大眾廟」轉化而成，具有「安鎮山海孤魂」的意

⁵² 李茂德《小北鎮山城隍廟廟誌暨沿革》（臺南市：小北鎮山城隍廟管委會，2007 年），頁 14。

⁵³ 李茂德《小北鎮山城隍廟廟誌暨沿革》，頁 12。

⁵⁴ 臺灣民間有「水鬼變城隍」故事，即水鬼接受漁夫勸化，不再為了自己能早日投胎而於水邊「抓交替」，閻羅王深深被感動，乃向玉皇大帝報告升水鬼為城隍爺。增田福太郎著、黃有興譯《臺灣宗教論集》（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頁 29、95。

涵。

（三）鎮山娘娘

位於七股鄉龍山村海寮仔路公墓有一座「鎮山堂」小祠，祠內奉祀「鎮山娘娘」。據〈鎮山堂沿革〉所載，清朝末年杜秀鸞、郭招弟二具水流屍，漂流至本庄，庄人乃將其屍骨分裝二甕，並搭草祠祭拜。1974年，中寮陳火山等人挖地圍塹時，將小祠附近的墳塚全數挖起，枯骨分裝於26個金斗甕，並於墳塚處興建納骨塔。「鎮山堂」小祠因地理遭破壞，而於1975年於舊祠東南200公尺處重建，並雕塑「鎮山娘娘」金身。

李亦園指出，成為神者就必須塑成偶像而供奉之，一般未達神格的鬼廟則不能塑神像，這是「陰廟」與「陽廟」的分別⁵⁵；呂理政考察無主孤魂自無祀厲鬼而至公祀香火神的過程，其祭拜對象的發展，亦是由「屍骸」至「墓碑」而終至「神像」⁵⁶。而李豐楙也指出，陰廟轉化成陽廟最重要的一項指標就是供奉墓碑或牌位轉變成供奉神像⁵⁷。就如同王志宇的觀察所言，「有應公」是「發展中的神靈」，或因本身的顯靈，或因地方發展的因素，都有可能脫離厲鬼形象而提昇為正神的角色⁵⁸。

六、結語

對於目前臺灣民間的有應公廟，筆者曾經就田野調查所見，將之分為三種類型，即原型（墓碑型）、神位（牌位）型與神像型，並提出神像型有逐漸普及的現象⁵⁹。本文考察臺南沿海地區的無祀祠信仰，發現其有兩個現象，一是無祀孤魂將領化，一是無祀孤魂神像化。

一般而言，臺灣民間信仰中有應公、萬善爺一類的陰祠是不會有分靈或分香廟宇。李亦園曾針對陰廟的本身特徵及供奉形式進行歸納，並且提出十項指標，其中在「牌位」方面，李氏即認為陰廟供奉的對象，原則上都沒有神像或金身，一般只供奉牌位，甚至是石頭或枯骨罐；而在「分香」方面，也認為人們對陰廟

⁵⁵ 李亦園《宗教與神話論集》（臺北縣：立緒文化，2004年），頁182。

⁵⁶ 呂理政〈鬼的信仰及其相關儀式〉（《民俗曲藝》90期，1994年），頁179。

⁵⁷ 李豐楙、賴政育、葉亭妤《鬼府神宮——基隆市陰廟調查》（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0年），頁29—30。

⁵⁸ 王志宇〈臺灣的無祀孤魂新論——以竹山地區的祠廟為中心的探討〉（《逢甲人文社會學報》6期，2003年），頁200—201。

⁵⁹ 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46：04，1996年），頁79。

的態度，經常仍懷有恐懼避諱之心，所以很少從陰廟分香回家，也少有分香另起廟宇崇拜者⁶⁰。但信眾透過無祀孤魂神像化之後，無祀孤魂乃進一步得到「神格化」（由鬼魂轉化成一般神祇）與「升格化」（由無祀孤魂升格為具有元帥、將軍等將領階級之神明），此類的神祇就可以雕塑金身，神祇有了金身之後，為了金身的替代性需求，就可雕塑分身，例如四草鎮海元帥，雖然廟方通常不將其他四位元帥視為（大）元帥之分身，而是視為五尊輩份持平之兄弟。有了分身之後，分靈、分香廟宇就會隨著信眾移民落腳至新地點。

「無祀孤魂轉化為神明」的另一信仰現象，就是分靈或分香廟宇的產生，呂理政就曾指出，從「厲祠」朝向香火化是臺灣民間信仰的重要特徵之一⁶¹。分靈子廟每年於特定期間回祖廟（母廟）謁祖或進香，使廟宇朝向香火化，經歷了神格化與神像化的蛻變，「無祀祠」已脫離「厲祠」陰廟形象，轉而變成地方之庄廟、角頭廟，甚至是諸多分香、分靈子廟的祖廟。

由四草大眾廟「鎮海元帥」分身者，有稱「鎮海（大）元帥」、「鎮海二元帥」、「鎮海三元帥」、「鎮海四元帥」與「鎮海五元帥」。其中「鎮海四元帥」最為特殊，被信眾稱為「騰風元帥」，其信仰除了七股鄉後港村「唐安宮」之外，尚有臺潭村的「龍安宮」與頂潭村「永安宮」，三宮採輪祀方式祭拜。由於後港西出外鄉親甚眾，因此分靈廟宇也有多處，例如臺南市糖安宮、高雄市唐安宮、屏東市鎮山宮等。

「唐安宮」、「龍安宮」、「永安宮」等廟宇以王爺（池府千歲）為主祀神，「正王府」（七股十份村）也是以王爺（溫府千歲）為主祀神，但其同祀神或配祀神則稱為「某某元帥」、「某某大將（軍）」，如「騰風元帥」、「鎮海元帥」與「雷府大將」，所指的本是無依孤魂的「大眾爺」，後來信眾因「大眾爺」的靈驗，逐漸將大眾爺予以神像化、神格化，使其位階提昇成為將領級之「大將」、「元帥」，「大眾爺」有了「大將」、「元帥」的稱呼，才能依附於王爺的信仰體系之中。王爺、大將（軍）、元帥三者不僅在民間廟宇裡是一種民間信仰體系，在帝王朝代之官僚王府裡也是一種政治權力與位階的體系。例如戴潮春反清之時，就有王爺、大將（軍）、元帥之稱號。同治 9 年（1870 年）林豪《東瀛紀事》載：

按戴逆稱偽東王，事實有之。他惟戇虎戇偽稱千歲，亦未聞有偽王名號也。蓋諸賊中，惟戴逆粗諳文理，故有此偽稱；其他非不欲自崇其號，使之至大無兩也，然皆目不識丁，但概云大元帥、大將軍而已。⁶²

⁶⁰ 李亦園《宗教與神話論集》，頁 266～267。

⁶¹ 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0 年），頁 15。

⁶² 林豪《東瀛紀事》（臺北市：臺銀本，1957 年），頁 48。

就是說戴潮春反清事件中，只有戴潮春曾經自立「王」之名號，林晟雖然凶狠強悍，而且自稱「千歲」，但只有王爺之實，但卻未有「王」之「名號」。其他反清者多是目不識丁者，只自稱大元帥、大將軍而已。所以大元帥、大將軍的權力與位階，是在王爺之下，所以在民間信仰體系之中，大眾爺必須提昇到元帥、大將（軍）的層次，並由無主孤魂的牌位神主晉昇為神尊雕像的神明，才能變成宮廟裡某王爺的同祀神或者是配祀神。

當然，並非所有的元帥、大將（軍）只能成為某王爺宮廟裡的同祀神之一或配祀神，祂也可以獨自成為廟宇唯一的主祀神，如七股鄉中寮村的「鎮海元帥廟」主祀「鎮海元帥」、臺南運河望月橋旁的「鎮海宮」主祀「巡海元帥」、臺南鹽埕「鎮海宮」主祀「遊海元帥」，而安南區南路寮仔「保鎮宮」，則主祀「保生大帝」與「鎮海二元帥」。這種主祀「鎮海元帥」、「巡海元帥」、「遊海元帥」的廟宇並不是王爺廟，而是典型由「無祀祠」轉型而成的。

如果無祀孤魂已稱某某元帥、大將（軍）卻未供奉神像，則仍處於無祀孤魂信仰狀態。李亦園強調說：「有了俗稱『金身』的神像之後，一個神格低、多少帶有汙染力的鬼魅，才有基本的立場與形象轉換為具有神聖性的神明。成為神者，就必須塑成偶像而供奉之，所以稱為『神像』。⁶³」可見金身化（神像化），即牌位轉化成金身，是無祀孤魂轉化成一般神祇最為重要的指標。筆者田野經驗發現，一般民間所稱的「有應公」、「萬善爺」、「大眾爺」，這些無主孤魂信仰到了沿海地區，有些早已被當地居民予以神格化，由厲鬼轉變成神明。李豐楙曾以「自然／非自然」、「常／非常」的兩組對立性結構，析論漢人對於終極關懷所表現的死後世界，其中凡屬瘟神疫鬼，都是不安定的冤魂、怨魂所凝結的冤氣、不正之氣，是非自然終結、非正常處理；而世間客死之鬼，更是屬於「非自然」、「非常」的厲鬼，其位置處在相對於仙界的鬼界⁶⁴。在這種「他界結構」的認知當中，本文所謂無祀孤魂轉為神祇的過程，當是位處在「從非自然到自然」、「從非常至常」的轉化過程，因位處「自然」，因而得以如之依禮成神。然因係由厲鬼變成神明，所以神格也不能太高，而將之稱為「元帥」、稱為「將軍」，而不稱為「千歲（王爺）」。至於「大眾爺」成「神」之後何以被民間稱為「鎮海」元帥或「鎮山」元帥呢？鎮者壓也、服也、安也，《國語》曰：「為贄幣瑞節以鎮之。」是以「鎮海」者乃鎮服海濤、海不揚波之謂；「大眾爺」成「神」之後何以被稱為「騰風」元帥呢？「騰」者乘也、駕也、馭也，《楚辭》曰：「騰驢騾以馳逐。」是以「騰風」者乃馭風而行、風平浪靜之謂。可見臺南沿海漁村雖然以王爺信仰為主，

⁶³ 李亦園《宗教與神話論集》，頁 281、頁 283。

⁶⁴ 李豐楙〈行瘟與送瘟——道教與民眾瘟疫觀的交流和分歧〉，見漢學研究中心編《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1994 年），頁 380。

但臺南沿海漁村廟宇信仰更大的特色是「大眾爺」的神格化，轉化形成「王爺」信仰之外的另類「元帥」信仰與「將軍」信仰。

徵引書目

一、史料

王必昌

1962 《重修臺灣縣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

江家錦

1957 《臺南縣志稿·人民志·宗教篇》，臺南縣：臺南縣政府。

林豪

1957 《東瀛紀事》，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

周元文

1960 《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

1961 《臺灣縣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

連橫

1964 《雅堂文集》，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

臺灣觀光叢書編審委員會

1967 《臺灣寺廟名鑑》，臺北縣：漢興出版社。

盧若騰

1968 《島噫詩》，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

謝金鑾

1962 《續修臺灣縣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

謝石城、陳清誥合編

1963 《臺南縣市寺廟大觀》，高雄市：興臺文化出版社。

相良吉哉

1933 《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

琉球庄役場

1928 《琉球庄管內一覽》，無編頁碼，現藏中研院民族所。

1937 《琉球庄管內一覽》，無編頁碼，現藏中研院民族所。

梶原通好

1941 《臺灣農民生活考》，臺北市：緒方武歲發行。

著者不詳

1927 《七股庄鄉土誌》，手寫本，無頁碼。

二、專書

仇德哉

1983 《臺灣之寺廟與神明（四）》，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李豐楙、賴政育、葉亭好。

2000 《鬼府神宮——基隆市陰廟調查》，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李亦園

2004 《宗教與神話論集》，臺北縣：立緒文化。

李茂德

2007 《小北鎮山城隍廟廟誌暨沿革》，臺南市：小北鎮山城隍廟管委會。

林衡道

1974 《臺灣寺廟大全》，臺北市：青文出版社。

林富士

1995 《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臺北縣：縣立文化中心。

林澤田

1996 《琉球鄉志》，屏東縣：琉球鄉公所。

邱麗娟

1996 《續修臺南市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許獻平

2000 《後港庄信仰記實》，臺南縣：鹽鄉文史工作室。

2004 《七股鄉有應公廟採訪誌錄：南瀛厲祠誌 1》，臺南縣：鹽鄉文史工作室。

黃典權、林文龍、莊永明、李國俊、邱正略

1998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人物傳篇》，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漢學研究中心編

1994 《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

臺灣寺廟編印委員會

1972 《臺灣寺廟（第一集）》，臺北縣：工商雜誌社。

臺灣省文獻會編

1983 《臺灣省宗教寺廟調查書：小琉球》，未編頁碼，現藏中研院民族所。
臺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

- 1996 《臺東縣寺廟專輯》，臺東縣：縣立文化中心。
增田福太郎著、黃有興譯
- 2001 《臺灣宗教論集》，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著者不詳
- 1983 《臺灣省屏東縣寺廟登記表》，未編頁碼，現藏中研院民族所。
著者不詳
- 未書年代 《大同村鎮安宮沿革》（為 32 頁的小冊子），出版處不明。

三、期刊論文

王志宇

- 2003 〈臺灣的無祀孤魂新論——以竹山地區的祠廟為中心的探討〉，《逢甲人文社會學報》6 期。

石萬壽

- 1981 〈臺南市宗教志〉，《臺灣文獻》32：04。
- 1981 〈臺南市寺廟的建置——臺南市寺廟研究之一〉，《臺南文化》新 11 期。

呂理政

- 1994 〈鬼的信仰及其相關儀式〉，《民俗曲藝》90 期。

戴文鋒

- 1996 〈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46：04。
- 2005 〈臺灣媽祖「抱接砲彈」神蹟傳說試探〉，《南大學報》39：02。

四、碑記

玉敕鎮山宮重建委員會

- 1986 〈玉敕鎮山宮重建碑記〉，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

正王府

- 1995 〈正王府沿革志〉，書刻於正王府龍邊牆堵。

永鎮宮

- 未書年代 〈鹽田永鎮宮游水將軍廟〉，張貼於廟內虎邊牆堵瓷磚上。

許獻平

- 2000 〈後港西唐安宮沿革〉，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
糖安宮
- 1989 〈糖安宮沿革誌〉，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
鎮海宮
- 1996 〈鹽埕鎮海宮沿革誌〉，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

五、網路資料

www.longan.org.tw/god7.php (2010年3月1日上網查閱)。



圖 1：〈四草北汕尾島開基大眾廟沿革誌〉與〈四草大眾廟鎮海大元帥沿革〉



圖 2：黃典權所撰〈海靈佳城〉



圖 3：萬人忠聖祿位



圖 4：男歸服祿位圖



圖 5：女歸服祿位



圖 6：大眾廟後存放大量無主枯骨



圖 7：鹽埕「鎮海宮」主祀「遊海元帥」



圖 8：三鯤身「遊海宮」



圖 9：三鯤身「遊海宮」主祀「遊海元帥」



圖 10：四草「游水將軍廟」



圖 11：四草「游水將軍廟」沿革



圖 12：喜樹「遊海元帥廟」



圖 13：喜樹「遊海元帥廟」是牌位型小廟



圖 14：「小北鎮山城隍廟」後有一墓塚



圖 15：四草「鎮海宮」位於魚塢旁



圖 16：四草「鎮海宮」主祀鎮海城隍